

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貪欣誤

## 第三回 劉烈女 顯英魂天霆告警 標節操江水揚清

徐彼松柏，歲寒凌霄，挺節而弗私邪。吁嗟兮，鳳友鳳，鳴鏘鏘，胡為隔穿雀角，鸞謗雲張。吁嗟兮，萬古心，一絲絕，維彼石渤，維彼江涸，而乃聲光與斯湮沒。我笑世人碌碌庸庸，無跡可樹，無名可傳，單只經營算計，愁衣愁食，為妻妾做奴僕，為兒孫作馬牛，看看齒衰發落，空手黃泉。這樣人，憑他子孫滿堂，金珠盈篋，不得個好名兒流傳千古，一旦死了，總與糞土一般。甚有高官顯爵，受了朝廷厚恩，不思赤心報效，到去反面降夷，屈身臣虜。細細參詳，端只為兒女腸熱，身家念重，戀戀浮生，決不肯提起一個死字兒，以致青紫無光，鬚眉少色。倒不如一個紅顏女子，烈烈轟轟，視死如歸，為夫君增氣色，為自己立芳名，充他這念頭，能為夫死節，必能為君死忠。只為皇天差了主意，不生他在青雲隊裡，到落他在紅粉叢中，豈不可惜！話說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地方，有個劉鎮，字元輔，原是武舉出身，曾做寧波水總，現在軍門標下聽用，因住候潮門外南新橋大街。其妻頗嫻女範，於天啟二年七月廿二夜間，夢庭前老柏樹，忽然化作青雲一道，上天結成五色彩雲，飛墮到他身旁，醒來說向元輔，不知主何吉凶。元輔道：「老柏乃堅勁之物，化作青雲，結成五彩，倘得一子，必然青雲得路，想不失為朝廷柱石，勁節清標，能與天地間增些氣色。此夢定然是好的。」語未絕口，只覺身腹疼脹，到已牌時分，卻生下一個女兒，元輔道：「這夢如何應在女子身上？這也不明。」

且喜此女生來自聰明伶俐，卻又端莊凝靜。十歲來的時節，喚做大姑。這大姑再不逐在孩子隊中間嬉耍，只是坐在母親身旁做些針指。那母親見他伶俐，先教他認些字兒，將那《孝經》教他讀了，又將《烈女傳》細細與他講解一番。大姑道：「古來烈女，孩兒俱已領略一二，到是我朝人物，未曾曉得，求母親指教。」那母親將靖難時，慘死忠臣之女，約有九百餘人，都發教坊為娼，不屈而死，如學士方孝孺，妻女貞烈，不能一一盡說。即如解縉、胡廣二人，俱是學士，胡學士之女，許配解學士之子為妻。後來解縉得罪身死，聖上把他兒子安置金齒地方，胡廣悔親，要將女兒另配別人。其女割自誓，畢竟歸瞭家。侍郎黃觀，夫人翁氏，也生兩個女兒，因得罪死於極刑。聖上將翁氏賜於象奴為妻，象奴喜從天降，領到家中，要為夫婦。夫人道：「既要我為妻，可備香燭，拜了天地，然後成親。」象奴欣然出外去買香燭。那夫人攜了二女，同死在通濟橋河下。這都是宦家之女，不必盡述，我且將本地百姓人家幾個烈女說與你聽。有個烈女，叫做許三姑，其夫青年入學，未嫁身死。許氏聞之，痛哭數日，滿身私置油衣油紙，與母親往祭靈前。痛哭一場，焚帛之時，將身跳入火中，油衣遍著，力救不能，遂死。這是景泰間遠年之事。即近天啟元年，梅東巷住有個沈二姑，其父沈子仁，把他許與於潛縣中俞國柱為妻，夫嫁夫亡。其女在家，守孝三年，父母逼他改嫁，到三更時分，悄悄拜別父母，懷了丈夫庚帖，投河中而死。其時撫按題請建造牌坊，旌揚貞烈。有詩為證：

赴水明心世所奇，從夫泉下未歸時。  
蕭郎顏面情何似，烈女存亡節忍移。  
連理菱鴛對喚，空山寂寞雉雙隨。  
柏舟芳節留天地，薤露哀章泣素縈。

其母講解已畢，大姑便歎息一聲道：「凡為人做得這樣一個女子，也自不枉了。」其母看他年紀雖只是十歲，志向便不凡，因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『國難識忠臣。』男子之事君，猶女子之事夫；男子殉節謂之忠，女子殉難謂之烈。然忠與烈，須當患難死生之際才見得，故又云：『願為良臣，不願為忠臣。』那患難死生，是怎麼好事？只願天下太平，做個好官；只願家室和睦，白首到老。『烈』之一字，用他不著便好了。」大姑道：「患難死生之際，那個是要當著他的？只是到沒奈何田地，也須從這個字走去，才了得自己本分內事。」其母大加稱異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女兒，後來畢竟能盡婦道的，但不知怎麼造化的人家承受他去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一個媒婆，來與大姑說親。那大姑連忙避過了。其母問媒婆道：「卻是那一家？」媒婆道：「是吳都司第九子，今住鎮東樓下。」其母連忙去請劉元輔來說知。元輔道：「這個吳都司是我世通家，況小官又讀書的，極好！極好！」媒婆見元輔已應允，如風一般去了。與吳都司說知，吳都司擇定好日，率了兒子嘉諫去拜允。劉元輔見了女婿，十分歡喜。那女婿果是如何？看他：

舉止風流，何異荀令之含香；儀容俊雅，不減何郎之傅粉。想其豐度，如此霞舉，筆底自能生花。

拜望已畢，吉期行禮，把那釵環珠花、黃金彩緞，齊齊整整，擺在桌上。兩個家人施了禮，遞上一封婚啟。元輔展開觀看，那啟云：

伏以七月瓜辰，金風謫銀河之影；百年絲約，玉杵聯瑤島之姻。爰訂佳期，周屆吉且，恭惟老親翁門下：白雪文章，紫電武庫。雕弧負囊，期清塞上風煙；彩筆登壇，會草馬前露布。千軍總帥，萬里長城。挾策祖計然之奇，傳范守班姑之誠。女嫻四德，門備五長。固宜喬木之興懷，應詠桃夭之宜室。乃者弱兒，方懲刻鵠；甫令就傅，初識塗鴉。既生甕牖之寒宗，又非鏡台之快婿。赤繩係武，紫氣盈庭。擲玉留款，寶細橫眉倩麗；折花比豔，青梅繞榻盤旋。用涓吉以薦筐篚，敬修盟而聯秦晉。

劉把總接了婚啟，收下禮物，款待行媒已畢，徐徐捧出康帖、鞋襪諸禮，亦修答啟一函。啟云：

伏以高媒作合，已納吉而呈祥；大貺惠施，薦多儀之及物。占葉鳳鳴，光傳鸞影，恭惟老親翁門下：山川獻瑞，星斗騰輝。類申甫之生神，膺國家之重奇。清平鎮靜，寢刁門以無聲；懷遠保寧，偃旌旗於弗用。郎君襲六里之天香，石傍摹篆；弱息詠一畦之雪色，林下續膠。辱傳命於冰人，盟諧兩姓；贊分陰於喬木，歡締百年。惟幸因可為宗，頓忘本非吾偶。謹偃僂而登謝，敢齋沐以致詞。伏冀鈞函，曷勝榮荷。

回禮已畢，自此兩家時時通問不絕。那女婿吳嘉諫，加意攻書，十分精進。庚辰之歲，值許宗師歲考，上道進學，劉元輔不勝歡喜。吳家擇定本年八月二十日，乃黃道吉辰，央媒之日，劉家亦忙忙料理妝奩，送女兒過門。時值五月初一，杭俗龍船盛發，大姑與母親也往後樓觀看，果然繁華。有詞云：

梅霖初歇，正絳色、葵榴爭開佳節。角黍名金，香滿切玉，是外玳瑁羅列。鬥巧盡皆少年，玉腕五絲雙結。艷彩紛，見龍簇簇，波心齊發。奇絕。難畫處，激起浪花，番作湖間雪。畫鼓轟雷，龍蛇掣電，奪罷錦標方歇。望中水天，日暮猶自珠簾方揭。歸棹晚載，十里荷香，一勾新月。

是時，母親便推開兩扇窗子，叫大姑觀看。大姑卻羞縮不敢向前。母親道：「有我在此何妨。」大姑只得遮遮掩掩，立在母親背後，露出半個龐兒，望著河裡，好似出水芙蓉一般。那看的人，越是螞蟻樣來來往往，內中有一個少年，也不去看船，一雙眼不住的仰望那大姑。但見：

雪白龐兒，並不假些脂粉；輕籠蟬鬢，何曾借助烏雲。溶溶媚臉，宛如含笑桃花；裊裊細腰，渾似垂風楊柳。真如那廣寒隊裡嬋娟，披香殿上玉史。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

那人看見這般容貌，不禁神魂飄蕩。便想道：「這是劉把總家，一向聽說他的女兒十分美貌，始信人言不虛。怎得與這女子顛倒鸞鳳一場，便死也是甘心。得個計兒才好！」俯首一想，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」那時大姑自與母親說著話，微有嬉笑之容，又見那人不住的看，便與母親閉上窗兒進去了。那人見有嬉笑之色，只道有意於他，不覺身上骨頭都酥麻去了。

卻道那人是誰？乃是劉家對門開果子行張敬泉之子，小名阿官。這阿官年紀二十餘歲，自小油滑，專在街上做一個閒漢。他家有個豢奴，名叫張養忠。這養忠卻住在劉把總右首緊貼壁。阿官道：「我家在對門，如何能得近他？除非到養忠家裡住了，才好上手。」於是買了些酒食，又約了一個好朋友叫做宋龍，竟到養忠家來，擺下酒食，請養忠吃。那養忠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阿官備道

大姑向他微笑之意。養忠笑道：「我有個笑話，說與你聽：一個貨郎，往人家賣貨去。一個女子看他笑了一笑，貨郎只道有情於他，想思得病，甚至危篤。其母細問原由，遂到這女子家中，問他笑的意思，果是真情否？女子曰：『我見他自賣香肥皂，捨不得一圓擦洗那黑的脖子。』」大家聽罷，一齊笑將起來。後人得知真情，作詩誦之曰：

蝦蟆空想吃天鵝，貧漢癡貪駿馬駝。  
野草忽思蘭蕙伴，鷓鴣難踏鳳凰科。

養忠笑罷道：「那劉把總是老實人家，他女兒平日極是端重，我緊住間壁，盡是曉得。恐無此意，不可造次。」阿官再三說道：「他向我笑，明明有情於我，這事須你做個古押衙才好。」因跪了道：「沒奈何，替我設一個法兒。」養忠道：「只恐他無此意。若果有意時，這卻不難。」阿官又跪下道：「果有何計？」養忠道：「我後面灶披緊貼他後樓，那後樓就是大姑臥房，晚間扒了過去，豈不甚易？」阿官大喜，便道：「今晚就去何如？」養忠道：「這般性急！須過了端午，包你事成也。」阿官又跪了道：「等不得，等不得！沒奈何，沒奈何！」養忠道：「我在此居住，你做這事不當穩便。我原要移居，待到初六移了出去，你移進來住下，早晚間做事，豈不像意？」阿官道：「這都極妙，但只是等不得。今晚間暫且容我試試何如？」養忠只是不肯。阿官與宋龍只得回去，反來覆去，在牀上那裡睡得著？到得天明，又拿了一兩銀子與養忠，要他搬去。宋龍便插口道：「老張，老張，你這個情，還做在小主人身上還好，我們也好幫襯他，你不要太執拗。」養忠不得已，也便搬去。

過了端午，阿官移到養忠家裡住下，叫宋龍在門首開個酒店，阿官在樓後居臥。天色已晚，宋龍排了些酒食，道：「我與你吃幾杯，壯一壯膽子。」那阿官那裡吃得下去？只管扒到梯上，向劉家後窗縫裡瞧。只聽得劉把總夫妻二人，尚在那裡說話響，只得是扒了下來。停了一會，又扒上去張，只見樓上燈光，還是亮的，又扒下來。停了一會，又扒上去，只聽得劉把總咳嗽一聲，又扒下來。宋龍笑道：「這樣膽怯心驚，如何云偷香竊玉？」看看半夜，聽劉家樓上都睡著了，於是去挖開窗子，便鑽身進去。那大姑是個伶俐人，聽得咯咯叫有些響，便驚醒了，暗想道：「這決是個小人！」登時便穿了衣服，坐起牀來，悄悄的聽那足步在側樓上移響。將近前來，使大叫：「有賊！有賊！」元輔夫妻聽得說「有賊」，忙執燈上樓。那阿官也待要跳出窗去，足步踏得不穩，一交反跌下來。當時被元輔夫妻一把扯住，將繩子捆縛了，道：「我家世守清白，那個不知？你這畜生，夤夜人來，非盜即奸，斷難輕饒！本要登時打死，且看鄰舍面情，即把剪子剪下了頭髮，明日接眾位高鄰，與你講理！」

那宋龍在間壁，聽得阿官已被捉住，如何救得出來？慌忙去叫了世達、養忠。養忠道：「何如？不聽我說，畢竟做出事來！此事如何解救？」宋龍急促裡無法可施，只得將鑼敲起，街上大喊道：「劉把總謀反，連累眾鄰，眾鄰可速起來！」這鄰舍聽得，卻個個披衣出來觀看，一齊把劉家門來打。元輔聽見，下樓開門。不料宋龍、世達直奔上樓，搶了阿官出來，反立在街心，大聲道：「劉家女兒日裡親口約我到樓，如今倒紮起火圈來。」那大姑在樓上聽得此言，不勝羞愧，道：「沒有一些影兒，把我這等污穢，總有百口，沒處分說。不如死了罷。」就把繩子縊死牀上。

卻說元輔夫妻正在門首，與眾鄰分青理白，眾鄰始悉根由，散訖。元輔夫妻上樓，只見大姑已縊死了。元輔道：「且不要做聲，天明有處。」看看天亮，那阿官尚不知大姑已縊死了，還搖搖擺擺，到元輔門前分說，被元輔一把扯進，拿繩捆了，伴著死屍，自己徑往府拘拿不提。

那時飛揚揚，一傳兩，兩傳三，傳到吳秀才耳朵裡。吳秀才正值抱恙之時，將信將疑，正要親往打聽，適值雷雨暴作，不能行走。次日，兩更傾盆，一連六日不住。民謠有云：

東海殺孝婦，大旱三年。  
錢江縊烈女，靈雨六日。

吳秀才忍耐不定，初九日只得扶病冒雨往探，只見正將入殮。時值天氣頗熱，尋大姑兩眼大開，面貌如生，更自芬香撲鼻。吳秀才不禁稱異，然這污口紛紛，心下還有些兒信不過，心思道：「我聞女子的眉發剪下，可搓得圓的。」乃討剪子剪下，把手一搓，卻自軟軟的，似米粉一般搓圓了。始信其貞烈，慟哭於地，力不能起。左右看的，盡皆掩袖悲咽，莫能仰視。卻也作怪得緊，那大姑見吳秀才拜下，便把雙目緊閉，流淚皆血，見者無不驚異。吳秀才舉手將汗巾拭之，其血方止，更自香氣襲人。同里錢長人有詩二首，贈云：

其一

死貞事之異，之子更堪哀。  
荊棘須臾間，芳蘭為之摧。  
相蔑以片言，慷慨起自裁。  
求之史傳中，高行孰可埋。  
庶幾魯處士，千載共昭回。

其二

自古忠臣了自心，從來節烈豈幽沉。  
投環寂寂月照寢，絕口轟轟雷振林。  
數日顏神不死，雙眸赤淚語無音。  
香魂徹骨噴千古，彈指之間感昨今。  
同郡柴虎虎臣，作《錢江劉娥詞》一首弔之，曰：

錢江浩以澄，鳳山高以凝。  
江流山峙間，挺生實奇靈。  
轟轟劉氏子，家門奕有英。  
三季公卿裔，帝王滿漢京。  
勛伐在皇朝，世居負州城。  
阿爺百夫長，旗鼓總前行。  
阿姥嫻壺範，壺內不聞聲。  
爺娘鞠一女，愛惜掌上擎。  
自小端嚴相，肌膚如白雪。  
嬌羞弗敢前，睽眾盡折。  
七歲辨唯俞，八九殊席食。  
十齡通經訓，十三學組織。  
十五調酒漿，女工咸有則。  
左右侍阿姥，語言無苟疾。  
張姓比鄰人，妄覬窺窺看。  
徑托媒約言，來在爺娘側。  
雲是第一郎，才貌不世出。  
紅絲天上係，鴛鴦作匹。

念是終身托，相做須慎擇。  
聞知少年郎，跌蕩行叵測。  
遜詞謝媒妁，齊大非吾敵。  
女又薄祿命，那堪執巾櫛。  
陳請既失望，耿耿菲朝夕。  
有頃偵劉氏，酌酒定婚帖。  
舉家盡歡喜，女夫吳公子。  
補邑博士員，文譽乘龍比。  
納吉展多儀，請期亦在邇。  
視歷歲庚辰，利在九月始。  
爰整嫁衣裳，一切宜早理。  
無賴張氏兒，憤懣姁媒起。  
夙昔聞劉娥，天授多才美。  
自小端嚴相，肌膚如白雪。  
嬌羞弗敢前，口睽眾盡折。  
七歲辨唯俞，八九殊席食。  
十齡通經訓，十三學組織。  
十五調酒漿，女工咸有則。  
左右侍阿姥，語笑無苟疾。  
以彼穿窬窺，矢心願結髮。  
媒約拒不通，嘉偶阻咫尺。  
楚材晉用口，枉作他人室。  
甘心得一當，時哉勿可失。  
況我逼處此，乘便勢易為。  
黃昏薄夜半，穴隙跳中闈。  
欲效陽台夢，爛醉入羅帷。  
處子驚遽起，疾呼知阿誰？  
家人以賊獲，閭族正厥非。  
倉猝難辨問，女心痛傷悲。  
羅敷自有夫，乃為賊所窺。  
昏夜入房闈，青蠅豈易揮。  
爺娘掌上擎，常言愛弱息。  
自小端嚴相，肌膚白如雪。  
嬌羞弗敢前，口睽眾盡折。  
七歲辨唯俞，八九殊席食。  
十齡通經訓，十三學組織。  
十五調酒漿，女工咸有則。  
左右侍阿姥，語笑無苟癡。  
行年二八餘，中門鮮足跡。  
先世清白遺，于飛卜嘉客。  
無端遭嫌猜，胡然謝口實。  
涕淚摧肝腸，氣結語為塞。  
扃戶從雉經，一死矢天日。  
爺娘出母望，啟視懸樑楹。  
號痛莫救藥，訃聞俱涕零。  
幽憤動蒼穹，風雨來震電。  
氣絕三日夜，容顏好如生。  
瞪目仰直視，炯炯披雙星。  
夫家隨哭赴，口口痛幽靈。  
一見遽長瞑，流血達精誠。  
若翁控所司，列狀雪仇讎。  
惡少善底誣，居間要賄賂。  
覆盆不見察，法網漏吞舟。  
士民抱憤歎，公論自千秋。  
聲冤吁明府，義激誰能私。  
豪暴蠹貞良，瘴癘堪倒施。  
東海稱孝婦，曹娥誦古碑。  
處子徇節死，幽芳曷愧之。  
作歌告來者，俎豆宜在時。  
錢江流不濁，鳳山常嶇崎。  
衣冠齊下馬，茲是烈女祠。  
男兒重大義，劉氏以為師。

卻說張敬泉見兒子阿官情真罪當，難以脫逃，央了親友，上門議處。許劉家二百兩銀子，把房契押戲。元輔起初決不肯。圈至府前，又央人再三求釋，元輔只得含糊應之。且那狀詞，出於主唆丁二之手，府尊臨審，把那狀詞看道：「這分明是個和姦！」元輔因有求和之說，又不甚力爭，阿官又以利口朦朧府尊，遂以和姦斷之。審斷已定，只見那主唆丁二在家，驀地頭暈仆地，口作女音道：「我的貞烈，惟天可表，你緣何把我父親狀詞改了七字，蔑我清操？我今訴過城隍，特來拿你！快走！快走！」言未畢，只聽有鐵索之聲，須臾氣絕而死。

那時合郡紳衿憤憤不平，齊赴院道，伸白其冤。院道將呈批發刑廳，刑廳請了太尊掛牌，於六月初九日會審。審會之日，人如

潮湧，排山塞海而來。這翻劉把總比前不同，理直氣壯，語句朗然，說的前後明明白白。兩位府尊問已詳悉，因斷云：

審得張阿官無賴凶棍，色膽包天，窺鄰女大姑之少艾，突起淫心，夤夜布梯，挖窗而入，隨被大姑驚覺喊捉。劉元輔剪髮痛毆，此亦情理所必然者。宋龍、張養忠聞知被執，不思悔過，反鳴鑼喊置，致令處女氣憤投環。其為因奸致死，阿官固無逃於罪矣！劉元輔初供強姦殺命，自是本情，乃臨審受餌，貪其二百金，遂爾含糊。且更有張自茂思黨，亦受賄囑，頂名宋龍，一帆偏證。在元輔因智昏於利，在自茂真見金而不有其躬矣。地方公憤，群然上控，灼知女死堪憐耳！阿官依律斬；張自茂受財枉法，冒頂混證，應從絞贖；宋龍、張養忠鳴金助喊，各照本律擬徒。

是日，審單一出，士民傳誦，歡呼載道，感謝神明雲。那時劉太尊親制祭文，委官往奠。祭文附錄於後：

賜進士出身、杭州府劉夢謙，委本府儒學教授張翼軫，致祭於故烈女劉氏大姑之靈曰：嗚呼！此女之烈也。其遇暴，暴無玷也則烈。家人立擒。暴之黨鳴鈔詭厲之。女聞之，義不受污，遂潛自縊死。鈔聲未絕，而女已絕，其視死如歸也則烈。死之後，其父惑於人言，故謬其詞，供稱和狀。冤矣！貞魂不散，能作如許光怪，以自表異。俾一時大夫士以暨齊民，咸咎其父，而代為鳴冤，雖死而有未嘗死者存，則更烈。嗚呼！始予聞諸孝廉方君，謂此女死三日未殮，君親往哭之，時盛暑，絕無穢氣，面如生。其夫婿吳生弔之，初疑不拜也。屍見其夫，則血痕迸於眉目，觀者數千百人咸泣。子聞之，淚盈盈承睫也。既而大中丞洪公為予言：訟師丁二實教其父，謬供已成，丁二忽晝日見此女謫之曰：「汝改竄訟詞七字，致我不白！」言示已，其人大叫，仆地而絕。子聞之，又攫然發上指，而女之大端見矣。先是，予不敏，竊謂都人士惜之，何如其父惜之，借詞當不妄。故謂女榻去父母榻數步，孽虜梯牖而入，遂致破瓜。由是觀之，無強形也。既孽虜以夙約自誣，冀從和律。予不忍信，以問其父。對曰：「不知。」固問之，終對如前。由是觀之，不獨無強形。且無強證矣。孰知前之供，即此女冥殺之訟師教之；後之供，則孽虜之兄號財虜者屬居間數人，以舍宅建祠，多金塋葬之說款之，而污貞口也。冤哉！異哉！痛哉！予嘗疾夫好事者，敢慢不關切、無指實之事，群尊而奉之，以號召通都，為挾持當事之具。今日之事，則殊不然。諸公之義憤同聲，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，安知非此女貞魂不散所致哉！予不敏，不能燭其文之誤，致煩上台之駁，刑館劉某奉命於上台，仍屬於會勘其事。其父乃叩堂，將前後盡情托出向來被惑狀。予與劉公更容從訊孽虜，孽虜陷（下缺）